

夜魔俠

連結部落與後山的小徑又名哪界路，兩側的樹比房子多，沿途不到十戶人家。這裡時常有烏雲遮蔽星月，夜色比墨缸更黑。這大概是萬籟俱寂的顏色吧，青蛙時常張著嘴卻唱不出歌，蟬兒了無聲息地趴在龍眼樹上長眠，甚至連兩隻發情的公貓都打不了架。只有拉葛澇家的院子口，偶爾傳來老野狼的排氣聲，遠光燈很快就會開始翻攪山林的霧氣。

拉葛澇他老爸頂著渾圓的啤酒肚，撐起褪色的皮外套，鼻樑上托著比夜色更黑的墨鏡。他將油門輕輕一轉，車速像是進入夢境的敲門聲，穿越部落最外圍的一排房子，往後山裡去。熟睡的族人們若無其事地翻身流口水，或是呼嚕呼嚕，只有正在院子上廁所的蘇飛，正聽到傳聞中的聲響，僵在糞坑上，緊縮著快要開閘的肛門，一邊冒汗一邊停止呼吸，心想，完了，同學說的都是真的，夜魔俠真的會在沒有月亮的半夜下山抓小孩，幫他做苦工。我怎麼這麼衰，我會被發現嗎？完了完了……

拉葛澇當時在不遠的山腳下讀國二，學校裡正風行「夜魔俠傳說」，同學們爭相轉告的目擊地點分別在蘇飛家的院子口（也就是拉葛澇家往右數二間）、上次拉葛澇跟表哥去放陷阱經過的橋，以及外省同學傅思徽家的釋迦田。拉葛澇家就位於這三地之間。每次聊到這裡，同學像是把剛出生還沒睜開眼的小狗，包進紙盒，放到榕樹下，集體向拉葛澇投以一種必須捨棄卻又憐憫的眼神，而正在教室門口舉課本罰站的他，忙著觀望老師離去的背影，找尋時機把手放下或是把腳舉起伸直，用指甲最長的那根腳趾戳戳襪子上的洞。

那個時代，瓦斯爐和電鍋都在都市裡被發明了，部落卻仍然沒有白米飯吃、沒什麼衣服可穿，天黑了家裡也不點燈。只有趁著天還沒黑透，大姐會煮一大鍋供一家六口洗澡的熱水。拉葛澇在家排行老么，常常接著姊姊哥哥們用過的水洗澡，那種混雜著汗與泥巴的肥皂水，洗起來有一股黏膩感，說不定還黏著他們髮根上的頭蝨卵。然後，他也像哥哥姊姊一樣，穿上學校的卡其衣褲，像鋪在冰塊上的一排鯖魚，睡在夾板拼湊的床上。

晚歸的老爸才剛從部落跨進哪界路的邊界，鹹鹹的酒氣已經衝進全家人的房間把拉葛澇喚醒。老爸走到全家人的房間，抬起慣用的左腳把拉葛澇踢下床，陪他上山。戴上頭燈，走路還有幾分歪斜的老爸常說：「家裡的冰箱又沒東西了，走，我們去山上的冰箱拿。」拉葛

澆還沒揉醒從夢境趕回來的眼睛，老爸走到家門外亮起手電筒。通常這個時候，料理米酒獨有的氣味已經揉合蟬鳴，化作一陣太平洋吹來的風，又鹹又自然。

拉葛澆難免不甘願，為什麼老爸每次都抓我？順道朝著三哥打呼的嘴邊吐一口痰，但很快地，他就會跟上老爸的腳步，進入山林。拉葛澆靠著老爸頭上的燈，確認是否有山羌、水鹿或其他像松鼠般自以為聰明的獵物，跳過上回安置的小柵欄，跌入葉子和軟土覆蓋的洞，也被老爸打造的捕獸夾征服。上山一趟大約兩個多小時，回到家的老爸好像只要想起明天，打開冰箱的母親將閉上成日叨念的嘴，料理一桌好料，便能安心入睡。可是，拉葛澆卻坐在床沿，不敢把沾滿泥巴的腳放進夢鄉，心裡擔心著，明天一定會被同學笑、被老師處罰。

制服上沾了一堆土，拉葛澆到學校不免挨罵，第一堂課發下來的國文考卷不及格，因此，又理所當然地頂著國文課本站在教室門口。同學們在進出教室之間，無不熱烈討論夜魔俠。蘇飛說，他半夜上廁所的時候，親眼見到夜魔俠如傳說般戴墨鏡又穿皮外套，騎車往山下的方向，不知道哪家的小孩要遭殃了。頂著國文課本罰站的拉葛澆心裡卻想，當夜魔俠不錯啊，要是考試常常不及格、在棒球隊只能撿球，還時常被國文老師罰站的我，可以變成夜魔俠，戴墨鏡穿皮外套，騎著野狼，應該很不一樣吧。如果我騎傅思徽他哥那種紅色又很大的，叫什麼，哈雷重機，好像更帥。我以後一定要騎那種車去台北上班……想著想著，罰站的時光好像不如往常難耐，上課鐘聲很快就響了。

常常連生日都會忘記的拉葛澆卻永遠記得，那天是七月二號，下午五點三十四分。母親到小阿姨的水田換工，酒醉的老爸偕同七八支戰勝他酒量的米酒斫仔，一起倒在客廳桌上，像是在睡夢中稱兄道弟的樣子。哥哥姊姊不知道跑哪裡去。拉葛澆回到家，換下一身從沒機會上場展示的棒球隊服，到全家人的房間裡找他唯一一套卡其衣褲，卻看到床上鋪著一件剛上油的皮外套，右邊口袋裡還鼓鼓的。

雖然外套上的皮讓拉葛澆想到地理課剛教過的全球板塊，有著四分五裂的缺口卻相互契合的紋路，抹上的油還約略散發出一些帥氣的味道。拉葛澆從不知道家裡有這樣的東西，猜想平常可能收在唯一上鎖的衣櫥抽屜。老爸的打呼聲在八步之遙的客廳大鳴大放，提醒著拉葛澆不該把手伸進皮衣那鼓鼓的口袋。拉葛澆心想，一下就好，吸了一大口氣默數到三，抽出口袋裡的，墨鏡。那是水滴型的深黑色鏡片，鏡框連接架子的地方纏上好幾層老爸平時拿來包紮傷口的黑色電火布。房間裡沒有鏡子，拉葛澆不能看見自己穿上皮衣、戴上墨鏡的模

樣。拉葛滂很篤定，老爸跟倒下的酒罌一樣，沒人扶就不會起來，況且，屋簷下的老野狼身上還插著鑰匙。史上最年輕的夜魔俠，將在太陽下山的剎那，立刻出發。

拉葛滂沒想到，騎上車時若腳踩不到地，自然也煞不了車。老爸在夜裡被二伯的敲門聲喚醒，跟著趕到傅思徽家的水田裡，只顧著把卡在泥淖裡的老野狼扶起來，彷彿沒看見其他圍觀的群眾，像是拉葛滂的同學傅思徽和蘇飛。至於，同樣被困在田裡的拉葛滂，身上穿著裹了一大坨泥土的皮外套，右額上還流著泥土血，手腳並用地爬上田埂。老爸牽著車，拉葛滂像空氣又像影子般拖曳在一人一車後面，彼此不語，走那條拉葛滂平常上學的路回家。

拉葛滂他老爸國中畢業以後，撕下不知道是誰黏在廚房的板凳，夾在牆角那堆準備當柴燒的數學課本，以及塞在床板裂縫裡的幾張五十圓，買了一張北上的單程車票，隻身打天下。他只聽過北部有一片「樹林」，很多親戚在那裡做板模，便在火車上等著廣播念到樹林站才下車。

他憑著被山跟海訓練的直覺，左轉、過馬路、右轉、直走，找到正在蓋好幾棟樓的地方，也說不清那是在蓋什麼，太大了，不像是人住的房子。他站在工地外圍，挺直腰桿，像是一具要拿來美化這個建築空間的雕像。這接連好幾棟建築的負責人——陳老闆剛好發完薪水，走到外面，叼著一根沒點燃的長壽菸，檳榔嚼得比部落裡的老人還兇，咧嘴笑起來只剩三顆牙，順口問了拉葛滂他老爸要不要來做事。

那天下午，陳老闆親自帶著拉葛滂他老爸先認識板模、木條、螺桿，再教他怎麼看尺寸，同時，談到自己曾經身無分文地來到台北打拼，做板模起家，三四年後存了不少錢，開始標案子當老闆的經驗，囑咐年輕人就要好好幹。

於是，拉葛滂他老爸當天就住進工地，每天都負責幫五、六個師傅傳料，跑上跑下的速度快得像影分身，從不休假。關於夜魔俠的配備——皮外套、墨鏡、老野狼都是在兩個月後第一次發薪水買的。他盤算著過幾個月可以賺多少，到時，穿著台北才有賣的皮外套、戴墨鏡，用野狼載著錢跟一堆禮物，風風光光地回部落參加豐年祭。而且，說不定可以把從小暗戀到大的鄰居，席穆依，載到樹林來，租一個像工頭陳仔跟老婆小孩住的那種，有樓梯可以爬的公寓。席穆依看到我已經是這麼帥氣又年輕有為的男人，應該會答應吧。此刻，拉葛滂他老爸眯著眼笑，內心彷彿淋著瀑布一般的糖漿，再也沒有比這更甜膩的滋味了。

最後一次看到陳老闆，是第二次的發薪日又過了三週。他沒叼菸，嘴裡也沒嚼檳榔，說話的時候剩下的三顆牙都在晃，嘴裡的黑洞很深。他說，工程款還沒撥下來，請大家再忍耐一下，房子快蓋好了，到時候發薪水一定會再多添些紅包作為補償。

來上班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原本快要蓋好的房子就一直停留在快要蓋好的樣子。拉葛滂他老爸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住在這個宏偉的廢墟久了，竟然產生一種休戚與共的感情，更何況豐年祭也快到了。

七月的太陽在天上見證拉葛滂他老爸穿上皮外套，罩住黏著一堆粉塵還在背後破洞的汗衫；戴上墨鏡，遮掩滾不出眼眶的淚；跨上只載到人的老野狼，一路騎回台東。奇怪的是，家裡都空了，一時之間也只好坐在門口發呆。直到天快亮了，剛撿滿一袋鍋牛，正要回家的大伯經過院子口，猶豫著要不要開口叫人，是拉葛滂他老爸抬頭，叫了聲，大伯。他才相信，眼前這個像都市來的年輕人是失蹤好幾個月的姪兒，先嘆了口氣才說，你爸爸中風了，全家搬到哪界路上那個古將死掉以後就沒人住的矮房子。這裡跟外圍的農地全都賣給前兩個月剛搬來村子，聽說是什麼祖國的士官長傅伯伯。土地賣出去那天，他娶你同學啊那個魯碧的女兒席穆依，夫妻差了快三十歲耶，就在這裡辦喜酒。同時，大伯伸出手指了指腳下的地，忽然覺得無話可說，點個頭便走了。

對拉葛滂而言，老爸是個酒鬼啞巴，從不說他年輕的事，不像蘇飛他爸每年遠洋回家一趟，就有講不完的故事；或是傅思徽他爸三天兩頭談祖國，指認中國地圖上的安徽，逼他默背安徽省所有鄉鎮市區村落的名字。老爸不管是清醒著或是酒醉，只叮嚀拉葛滂和其他三個孩子兩件事：第一，不准碰他停在屋簷下的老野狼；第二，不准去傅伯伯他家，也不准靠近他的水田和釋迦田。拉葛滂不認識很少出門的傅伯伯，只是看他同學傅思徽被規定拿毛筆寫各種作業包括算數學，講話結尾都要加個「兒」，還動不動就祖國祖國，猜他爸一定很麻煩又很囉唆。

每到傅伯伯的釋迦田灑農藥的季節，那比尿更難聞的氣味會被海風吹上哪界路，害拉葛滂失眠。拉葛滂的父親時常醉倒在客廳桌上，只有母親、大姐、二姐、三哥睡得像魚，一條一條晾在拉葛滂旁邊。被擠得只能把腳伸直、雙手併攏的拉葛滂很想學課本上的古人翻來翻去，親身實踐一下每次考試都寫錯字的「轉轉反徹」。他就像隻假死假到失去呼吸的金龜

子，只好改變生存策略，睜著大眼睛與黑暗對決。有時，他聽見父親拉開門門，把老野狼推到院子外發動，排氣聲像老媽一邊出門一邊碎碎念，漸行漸遠。昏昏沈沈之中，拉葛滂彷彿看見夜魔俠要下山抓小孩的背影，又好像聽見教練派他上場先發的命令。後者比較像是一場夢。那怎麼會是真的，除非先發投手蘇飛手骨折，候補的阿成和阿宏吃太多死魚湯拼命跑廁所。那麼，教練可能會先宣布投降，才想到牛棚裡還有一個拉葛滂。那些像夢，又不像夢的事，都跟著老爸的野狼在院子口熄火，滑進屋簷下的車位。老爸推開門的剎那，院子裡，龍眼樹上的麻雀正在整隊，牠們面向東方，喚起第一道曙光。

然而，打從拉葛滂的大姐出生以前，就傳遍每一屆國中生的夜魔俠詛咒，彷彿被封鎖在拉葛滂的摔車事件的前一刻，此後再也沒人看過哪界路上有任何奔馳的夜魔俠。如今，山腰上的國中最著名的笑話，是夜魔俠拉葛滂為了把妹耍帥，半夜戴墨鏡在山路上飆車，甩尾甩進田裡的糞事。

高三的時候，拉葛滂已經被迫退出棒球隊，中止連續十年的撿球生涯。那時，家裡沒人悼念國家痛失一個職棒界的未來之星，也沒人為他慶祝擺脫被隊友使喚的人生。大姐、二姐都嫁到別的部落去了，三哥則跟著蘇飛他爸去遠洋。現在跟他同床共眠的只有一個身材從鯖魚升級為黑鮪魚的老媽，不過就算再跳級成鯨魚，也不至於妨礙拉葛滂在分崩離析的木板床上「輾轉反側」。每天早上醒來，拉葛滂光是從窗戶看到幾哩之外的海，藏在樹縫裡只有五十元硬幣那麼大，頭就暈了，絕不考慮跟蘇飛去追隨三哥跟蘇飛他爸的腳步。畢業之後，肯定要當兵的，但若遇到像傅思徽那種長官也很麻煩。傅思徽的成績上軍校不是問題，而且所有不喜歡傅伯伯的同學都覺得，傅思徽的塌鼻子與機車的程度越來越像士官長傅伯伯。簽志願役倒不如去啃香蕉皮。

從志航基地退伍那天真的很熱，拉葛滂坐在台東市區的網咖，吹電風扇喝冰紅茶，上網搜尋廣告單上寫的「找工作，找人力銀行！」。第一個跳出來的職缺，是一家北部的玻璃工廠應徵作業員，不需要技能和執照，月薪兩萬起。拉葛滂見過家裡的酒瓶靠牆堆到天花板，卻沒見過錢堆成兩萬的樣子。明知這個數字像他以前追到草叢裡的界外球，跟遠洋或從軍的薪水比起來簡直是一隻麻雀跟一隻藍鵲。但，拉葛滂心想，過去一家六口沒見過幾張紙鈔都能度日了，更何況他只是一個人去上班。

拉葛滂要北上那天，老媽沒有像姐姐們結婚以及三哥第一次出海時，那樣掉眼淚，只掛著一臉任勞任怨二三十年的表情替他收拾幾件衣服，並且用老爸那穿到碎裂的皮外套縫成一個小袋子，裡面塞了五百塊。老爸仍然倒在客廳桌上，空酒罈從不省人事的手上滑落，匡啷啞啞與貫徹雲霄的打呼聲，彷彿職棒冠軍賽開場般熱鬧地歡送他。這不是第一次離開家，那感覺就像以前舉著課本在教室門口罰站，逮到機會把手放下，把腳伸長並且用指甲最長的腳指頭戳戳襪子上的破洞那樣，不會持續太久，畢竟下課只有十分鐘。

身為一個作業員，拉葛滂像其他老鳥一樣，在兩三天內要把玻璃的厚度和種類搞清楚，然後，跟著師傅們搬玻璃和磨邊。雖然現在流行的啤酒品牌都是綠玻璃做的瓶子，他卻喜歡摸到茶玻璃，彷彿可以從那種既沈重又透亮的褐色，嗅到家裡跟老爸身上那股令人安心的味道。在玻璃工廠上班比過去在棒球隊適應得更好，連各種割傷都像是用紅色簽字筆在皮膚上做記號會癢癢的，沒什麼負擔。拉葛滂聽不懂師傅之間或是老闆交代事情講台語，反正負責接電話的陳小姐都會幫他用國語翻譯一遍。然後，拉葛滂會對陳小姐挑眉，說，美女，Thank you！笑得眯眯眼，跟他爸以前做夢的表情，簡直一模一樣。

拉葛滂對工作的積極度不輸給過去在球場撿界外球的身手，連老闆都忍不住拉著進廠訂玻璃的傢具業者，請他們用儀式性的眼光，欣賞拉葛滂搬運剛從台玻載進廠的十二呎玻璃，同時，用廣播劇談廖添丁的口吻，說這個年輕人締造本廠史上最特殊的全勤紀錄，無論被玻璃割斷手指、發燒四十度都不請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豐年祭期間，連休三天。

拉葛滂每月的五號領薪水，六號繳房租，十號繳電話費，每隔兩個月還要打發水電帳單。平均每月十號以後，把皮夾裡的零錢湊一湊也不過兩千元，又拜現代科技所賜，全廠薪水都由會計王小姐處理匯款，客戶下訂單都付支票，因此，他上班好幾年，仍然沒見識到錢堆成兩萬是什麼樣子。

工廠裡沒人知道，拉葛滂比當兵的時候更認真地數饅頭，他出門工作之前，會拿起床頭上的麥克筆，在左手心上寫著，倒數多少天。他每次從北部回去參加豐年祭，都是同一種打扮，穿上用第一次年終獎金買的皮外套，戴上水滴狀的墨鏡，吊牌都掛在外套和眼鏡上盪鞦韆。只是隨著年紀增長，皮外套漸漸掩不住他像懷胎般，一暝大一寸的啤酒肚。

今天不是拉葛滂該請假的日子。他坐在老爸以前常常醉倒的桌前，望向門外幾哩之遙的

海，再過一會兒，太陽掉下後山，他打算穿上關節處已經龜裂還捨不得拆下吊牌的皮外套，戴上每天都要擦三遍的雷鵬墨鏡，然後，跨上那台，在台三線用十年的年終獎金二手交易，一鼓作氣騎了五百多公里回到哪界路的哈雷機車。山上的陷阱是父親過世前幾天放的，沒意外的話，有隻長鬃山羊正將右前腳探入，眨著一雙龍眼子般黑亮渾圓的眼睛。